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著名剧作家莫里哀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4-25

[作者] 中央戏剧学院

[单位] 中央戏剧学院

[摘要] 莫里哀，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著名剧作家。生于1622年1月15日。本名让—巴蒂斯特•波克兰，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。他的父亲让•波克兰是挂毯商和宫廷室内陈设商。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，一位出众的导演，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，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。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，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。莫里哀的戏剧作品，在各国广泛翻译出版，经常演出，中国也早就翻译出版了他的不少著名喜剧，《吝啬鬼》（一译《悭吝人》）、《达尔杜弗》（一译《伪君子》）等剧，常在中国舞台上演出。

[关键词] 古典主义时期;剧作家;法国;现实主义喜剧

莫里哀，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著名剧作家。生于1622年1月15日。本名让—巴蒂斯特•波克兰，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。他的父亲让•波克兰是挂毯商和宫廷室内陈设商。外祖父克洛塞也是挂毯商。两家可能都有作坊。宫廷陈设商有机会接近国王，每当国王出巡，他们先行一步，布置行宫。莫里哀15岁时取得他父亲的职位的继承权。据说1642年，莫里哀曾经为路易十三去过南方纳博讷布置行宫。莫里哀10岁丧母，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闹剧、喜剧和悲喜剧，使他从小就喜爱戏剧。 1635年，他在贵族学校克莱蒙期间，法国文坛出了一件大事。在首相黎塞留推动下，成立了法兰西学院。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当了院士，曾劝说莫里哀放弃演丑角这个行当，莫里哀谢绝了他的好意。莫里哀去世后，据说路易十四曾问布瓦洛：在他统治期间，谁在文学上为他带来最大的光荣？布瓦洛回答：“陛下，是莫里哀。”莫里哀虽非学院的院士，但学院在大厅里为他立了一尊石像，下面写着这样的话：“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，我们的光荣少了他。” 黎塞留企图用“三一律”来束缚戏剧家的头脑。莫里哀后来写喜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妨碍，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。

学院成立的第2年，旅居国外的笛卡儿发表了他的《方法论》，推崇见识和理性，后来莫里哀写戏，正面人物带有类似的论点。理性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。但莫里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。他更接近反驳笛卡儿唯心观点的加桑迪。加桑迪多年充当莫里哀的同学沙佩尔的家庭教师。而沙佩尔是自由思想者，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。莫里哀曾经翻译过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的《物性论》，其中关于爱情一段，他在《愤世嫉俗》中引用过。莫里哀喜欢哲学，他父亲却要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，还帮他从外地买了一张法学学士证书。 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首创者。他的喜剧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，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。“现实主义”这一提法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。他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，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、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。他不卖弄技巧，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。

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，当时他才5岁，由国母摄政。莫里哀在这一年同十几个青年，特别是贝雅尔一家兄弟，签订合同，组织“盛名剧团”。1649年6月28日，在一位公证人的文件里，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签字。他把宫廷室内陈设商的继承权转让给他的兄弟，成为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“戏子”。但是他们的演出完全失败，剧团出面人是莫里哀，债主把他送进监牢，拘押了三、五天，由父亲做保，应许分期偿还债务。剧团宣告解散，他和贝雅尔兄弟几个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剧团，离开巴黎，到西南一带去流浪了12年。这位学生出身的有产者，放弃产业，放弃荣誉，放弃现成的社会享受，到人民中间扎了根，摆脱书生气，仗着他的人品与才具，锻炼成为一个戏剧事业活动家，成为受团员爱戴的剧团领导。他学习人民喜爱的闹剧，学习靠演技取胜的意大利职业喜剧。西南各省原为孔提亲王统治，他于1653年从巴黎监狱出来，跟黎塞留首相的后继人马萨林的侄女结婚，成为剧团的保护人。

1655年，莫里哀在剧团的根据地里昂，上演他的诗体喜剧《冒失鬼》，剧情轻快，风格清新，这次演出标志着喜剧正式诞生。1656年，他在贝济耶上演他的诗体喜剧《爱情的埋怨》，同样得到好评。可是剧团的保护人孔提亲王却变成一位“虔诚”的信士，1657年5月，他正式声明不再做剧团的保护人。他后来还以信士的名义攻击莫里哀的喜剧。他可能是莫里哀所接触的最早的一位伪君子。但是剧团的名誉蒸蒸日上，国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剧团。1658年10月24日，剧团在巴黎宫廷演出，莫里哀和路易十四见面，国王把罗浮宫剧场拨给莫里哀剧团。但是道路并不平坦。1659年11月18日，他的《可笑的女才子》只演了一场，受到阻挠，便停演了。这时国王不在巴黎，很可能贵族中

有人捣乱，经过疏通，终于在12月2日继续演出。票价提高了一倍，观众如旧。1660年，国王三次观看演出，还赏了剧团3,000法郎。舆论改口，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脚。

1661年，马萨林去世，国母不再摄政，路易十四集政权于一身。在英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年月，法国出现典型的君主专制。政府靠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，官吏有继承权与转卖权，成为长袍贵族。路易十四自比太阳，骄奢豪华，穷兵黩武，唯我独尊。莫里哀在路易十四早年有所作为的时期，为了争取他的保护，不得不博取他的欢心。1660年，莫里哀在他的兄弟去世后就继承了宫廷室内陈设商的职位。没有路易十四的保护，他就斗不过剧团周围的鬼蜮伎俩，所以不得不以路易十四做靠山。

当时罗浮宫改建门廊，剧团没有了剧场。幸而有国王兄弟从中帮忙，要求把黎塞留用过的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，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意。从1661年6月24日上演《丈夫学堂》起，直到最后的《没病找病》止，莫里哀的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。他在《丈夫学堂》里提出女子教育问题。剧中描绘兄弟两人分担教养两个孤女的义务，但严加管教的方法遭到失败。同年8月17日，他参加财政总监福该举行的盛大游园会，上演他的新作《讨厌鬼》。它写一个人要赴爱人的约会，不断受到各种相识者的打搅。戏自然而有趣。接着莫里哀又创作了五幕诗体喜剧《太太学堂》。这是性格喜剧，也是社会问题喜剧。他批判了修道院教育妇女的权利：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13年，17岁出来，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“白痴”。路易十四从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剧作家，每年津贴他1,000法郎。

嫉妒的人们不放过莫里哀，用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。他写了《〈太太学堂〉的批评》来回答。他在这个戏里谈到他的喜剧理论，他揶揄无理取闹的“侯爵”与装模作样的“学究”。敌对的剧团接着上演攻击莫里哀的戏。他当即用《凡尔赛宫即兴》一戏来取笑对方。他正式宣告：“侯爵”是当代的丑角。他在《达尔杜弗》的序中说：“人容易受得住打击，但受不了揶揄。人宁可做坏人，也不肯做滑稽人。”莫里哀攻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，特别是攻击经院哲学和经院医学；他攻击官方一再禁止而愈来愈烈的高利贷；他攻击富商不择手段的上升欲望；他特别攻击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导师。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国家攻击天主教，天主教把他当作“魔鬼”看待。事情发生在1664年5月12日，他把受到宗教界激烈攻击的《达尔杜弗》前3幕演给路易十四看。这惊动了国母，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师傅和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。在天主教的压力下，路易十四传诏给莫里哀，停止公演《达尔杜弗》，等全剧写完了再作决定。同年11月，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别墅里演出了全剧五幕。直到1666年，国母去世，顽固派失去靠山，形势才逐渐好转。第2年，路易十四口头上应允解禁，但他随即率领大军北征，这事又搁了下来。莫里哀把戏的题目改成《骗子》，人物的服装也作了改变，在8月上演，但是第二天，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又禁止继续公演。随后，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，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别人朗诵这出喜剧，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胁。直到1669年2月5日，教皇颁发“教会和平”诏令，各种教派停止活动之后，莫里哀才得到这戏解禁的正式通知。他恢复《达尔杜弗》的面貌，正式和群众见面。从1680年法兰西喜剧院成立起，到1960年止，这出喜剧演出2,654场，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外国的演出。在法国剧作中，它的演出占第一位。莫里哀在《达尔杜弗》禁演期间，还写了许多其他喜剧作品。为了表示反抗，他上演他的《石宴》（或名《堂璜》）。其中“穷人”一场戏，是讽刺笃信之士的。他在外省还充分了解了孔提亲王的假冒伪善的浮浪生活，他在宫廷也见惯了那些目中无人、自以为是的权贵人物，这些都被他写进戏里，他把西班牙传说中人物写成法兰西贵族。演出的第二天，莫里哀取消了“穷人”这场戏，压低了全戏的调子。连续15场，场场客满。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对他的仇恨，暗示他把戏停演了。

为了表示宠信莫里哀，国王向他兄弟把剧团要过去，改成“国王剧团”，每年津贴6,000法郎。1666年6月4日，上演他的五幕诗体喜剧杰作《愤世嫉俗》。这是一出精致的贵族世态喜剧，受到法兰西学院院士、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在《诗艺》中的特别称赞，被看作莫里哀的最高成就。就语言艺术来说，他把宫廷社会的虚伪和嫉妒写到淋漓尽致的地步，但情节单薄，没有力量吸引普通观众。他在这里创造了两个人物：男主人公阿耳塞斯特和寡妇赛莉麦娜，她爱在背后评头品足，说朋友的坏话。阿耳塞斯特恨这个社会，要她抛弃这种虚妄生活，而女方却割舍不下她所诽谤的社会。他们分了手。阿耳塞斯特是喜剧人物还是悲剧人物，后人为之一直争论不休。观众不甚欢迎这出戏。莫里哀马上换了一出性质不同的闹剧，背景放在农村，主人公是一个樵夫，吃尽当光，成天打老婆。老婆生了气，把他说成是名医，于是就被无知的乡绅请去给他忽然变成哑巴的女儿看病。樵夫成全了哑女的爱情。这是莫里哀著名的《屈打成医》。它的上演纪录仅次于《达尔杜弗》。

莫里哀在1668年写成题材不同的三出喜剧：《昂分垂永》、《乔治·当丹》和《吝啬鬼》。《昂分垂永》明写天帝尤皮特，实际影射路易十四。《乔治·当丹》是庆祝路易十四凯旋的，在凡尔赛宫演出。

《吝啬鬼》和《昂分垂永》一样，题材是旧有的，他加入新矛盾，让矛盾激化了。卢梭认为这是败坏人伦的坏戏。歌德在1825年5月12日同埃克尔曼的谈话中说：德国人演这出戏时把父子之间的冲突改成亲戚之间的冲突。这出戏证明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，即使是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。吝啬在这里变成一种绝对欲望。

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，莫里哀接着写了两出独具一格的喜剧—舞剧《浦尔叟雅克先生》和《贵人迷》。两剧都由路易十四宠爱的意大利人吕利谱曲。前者写一个外省的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。但小姐早已另有情人，一群男女流氓起来反对他的奢望。土财主把祸害他的人当作救命的大恩人，在落荒而逃时，还依依难舍地和他告别。《贵人迷》写巴黎一位大富商妄想当贵人，被人耍弄，还自以为乐，当不本国贵人，就做土耳其的假贵人。《没病找病》

病》1674年在凡尔赛宫演出法国拉露斯出版社提供《悭吝人》（《吝啬鬼》）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1671年，莫里哀写了一出闹剧《司卡潘的诡计》。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。剧中主人公卡潘原来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，胆小怕事。莫里哀完全改变他的性格，他爱打抱不平，为此常服劳役，他把性命置之度外，而且睚眦必报，老爷说他坏话，他把老爷装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顿。他不再是小丑了。“下等人”在莫里哀的笔下有了奇异的光彩。 1672年，他完成了喜剧《女学者》。他讽刺妇女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。他的目的是要人不做那些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的事。 这期间，野心勃勃的音乐家吕利当上了皇家音乐学院院长，对一般的商业演出在乐器上有所限制，莫里哀不能和他进行合作。莫里哀觉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，他写的《没病找病》本来预备进宫廷献演，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在演出3场之后，感觉异常疲惫，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（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）讲：“我这一辈子，只要苦、乐都有份，我就认为幸福了，不过今天，我感到异常痛苦。”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，他反问道：“你们要我怎么办？这儿有50个人靠每天收入过活，我不演的话，他们该怎么办？”他不顾肺炎，坚持继续演出，勉强把戏演完，夜里10点钟回到家里，咳破血管，就与世长辞了。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。 他的去世震动巴黎。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，也不给他坟地。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请求。路易十四认为巴黎大主教有些过分，可能引起人民公愤。最后，大主教勉强批准了出殡，限制在天黑以后，把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墓地。据说，后来再找莫里哀的坟头就找不到了，因为早已让教会挖掉，不知把骸骨抛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歌德说：“莫里哀如此伟大，每次读他的作品，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。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他的喜剧接近悲剧，戏写得那样聪明，没有人有胆量想模仿他。”（同埃尔曼的谈话，1825年5月12日）歌德又讲他自己“从青年时期就读、就爱莫里哀，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。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，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。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，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、高尚的心灵”（1827年3月28日）。 歌德的谈话对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帮助。欧洲整个18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。丹麦的霍尔堡、英国的谢里丹、意大利的哥尔多尼等人，都因师法莫里哀而见称于世，但是形象总不及他那样高大。 莫里哀的戏剧作品的特点是把生活写透，把矛盾写透，把性格写透。他特别重视自然面貌，接近观众。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物，无论资产者、贵人、农民、少爷、小姐、佣人、流氓，无论什么样的人，都用合乎各自地位的语言。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阶级性格做底子。据说，布瓦洛给他起了一个“静观人”的外号，他的敌人也说他有爱观察的习惯。一般人认为他远在资产阶级革命前100多年，就点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之火。总之，像他那样勇敢的喜剧作家，后来的喜剧作家和他一比，资产阶级的烙印反而深了，也胆怯得多了。所以法国人说起他来，总爱用“无法模仿的莫里哀”来评价他。 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，一位出众的导演，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，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。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，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。 莫里哀的戏剧作品，在各国广泛翻译出版，经常演出，中国也早就翻译出版了他的不少著名喜剧，《吝啬鬼》（一译《悭吝人》）、《达尔杜弗》（一译《伪君子》）等剧，常在中国舞台上演。

